

## 我最初的写作岁月

□ 合肥 日月

1980年1月,我刚从新兵连下到三炮连,就被分配当上一名三炮手。三炮手,就是专门负责背八二迫击炮后座的兵。刚当三炮手那回,每天训练都要背个沉重的炮座进行训练。一会走齐步、跑步走、踢正步,一会又练放下、背起炮座;到了傍晚时分,还得以班为单位,去生产地里种菜摘菜,一天训练劳动下来,累得直不起腰,晚上睡觉时也总是感到后背还背个沉重的大包袱,睡不香,可时间一长,渐渐就适应了。

都说部队是一个大熔炉、大熔炉。这话一点儿不假,我们一批入伍的大多数来自城市,有上海、杭州、南京、合肥,也有温州的……城市兵基本上文化程度都比较高。用老兵的话说,我们这些城市兵脑子灵活。在连队,老兵们都把我们这些“新兵蛋子”当成宝,让我们帮他们写家信。找我写家书的老兵也不少。信写多了,名气也就大了。曾记得有个比我早入伍两年的团招待所一位老兵还“慕名”而来,找我帮他代写恋爱信呢!

后来有一位老兵就跟我开玩笑说:“你文笔那么好,帮战友们写信,屈才了!不如你把连队的好人好事写写,投给团里的广播站。”我就开始学着给团里广播站投稿,没想到一投就中,不仅广播站经常采用我写的稿件,就连团里放

电影前放的幻灯片、团里油印的报纸也喜欢用我写的稿子。尝到甜头后,我的目标就更大更远了,积极向一些报刊杂志投稿,那时压根儿就不知道新闻还有五个“W”!天天胡乱写一通。为了能有时间写作,我就毛遂自荐到了连队驭手班开始学习写作。

部队一到晚上九点就吹熄灯号。有时伏案写作正在兴头上,怕断了思路,就打着手电,趴在床上继续写作。驭手班一到夏季,不仅味道难闻,加之马厩常年潮湿,又坐落在泰山脚下杂草丛生,因而蚊蝇特别的多。为了写作,我多半是躲避蚊帐里看书、写作。

1981年初,团政治处举办一期报道员集训。连队见我向报社投稿如此执著,而且文字功底也比较扎实,就把我推荐去了。集训第一天的开训动员,宣传股长对着麦克风说:“你们21名参加培训的战士,在集训期间,只要有哪一个能在《人民前线》报上见一篇稿子,集训一结束,就直接把被包背到团报道组去。”

军中无戏言。没想到,集训还没有结束,我的一篇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稿子,居然见诸了《人民前线》。于是,集训一结束,我就被调到了团报道组当报道员,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。白天骑着自行车忙着下连采访,晚上就挑

灯夜战,爬格子,有时甚至通宵达旦。就这样坚持有大半年时间,连个豆腐干、火柴盒大小的文章也没见诸报端。我有自知之明,领导虽没说啥,但我自己不好意思再留在报道组当报道员了。就找到政治处主任汇报自己的真实想法,说,能不能让我借此机会探个亲,等从家一回来,我就回连队,继续当我的战士。主任想了想,就点头同意了。一回到家,我心还是有些不甘,就跑到报社实习,天天跟着报社编辑、记者后面学采访、学写稿、学编稿。十几天假期过去,当我回到团里时,刚把背包打好,准备回连队时,主任笑嘻嘻来告诉我:“你现在不光是全团的名人了,而且还是全师的名人!就在你回家这十几天里,《解放军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人民前线》都刊登了你写的报道。这还不算啥!最重要的是你的一篇报道居然上了《人民日报》。这下,可填补了我们师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的空白。这回,你不用回连队了!就安心在报道组好好干。”听主任这番话,我把铺盖往床上一扔,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打这以后,我比以前更加勤奋,写的文章变成铅字出现在《解放军报》《人民前线》等报端上的频率越来越高、越来越多。

## 怀念恩师傅家成

□ 合肥 金兴安

我的恩师傅家成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了,非常怀念他。我与傅老师相识于1963年,那时我在定远吴圩中学读初一,他刚从合肥师范学院毕业分配至该校任教。那些年物质匮乏,父母去世后,一夜间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小孤儿,生活全靠学校的助学金。傅老师知道我的身世和处境后就更加对我关怀备至,像家长,像亲人一样关心我的学习,照顾我的生活,培养我正确的人生观,教育我怎样做人及如何克服和战胜人生道路的困难。

经过半个多世纪没间断的交往,现在想写文章纪念他,要说的话太多太多,要叙的情太长太长。傅家成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文学系,在校当学生期间就有多首诗发表于报刊杂志。当我看到他发表的几十首长短不一的诗歌剪下来贴在自制的本子上,真是羡慕至极。心想,我也要学习写诗歌,也要像傅老师那样把文章发表在报刊上。

1966年春季一开学,正值全国人民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。傅老师教我们初三语文课,他要求以焦裕禄事迹为素材写篇作文。我在作文簿上写下了叙事诗《焦裕禄之歌》,要知道平时写作文是不允许学生写诗歌的。但这次例外,傅老师在评讲作文课时不但没有批评我,反而称赞这首叙事诗写得好。从此,我文学创作的兴趣更浓,与傅老师走得更近。我时常缠着他询问什么文章是好文章?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?其中包括文章的拟题、取材、构思、语言、立意等等,他总是有问必答。同时,傅老师还把他书架上的文学书籍拿来一本又一本指导我阅读,并逐字逐句修改我的每一篇习作,与我交流思想,交流阅读体会。随后我的写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,傅老师常把我的作文拿到我们班和其他年级的作文课上作范文。傅老师因此兴奋地说:“我预感到,我们班上的一颗文学新星已悄然升起来了!”这一事对我影响很大,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就暗下决心,刻苦读书,勤奋写作,长大一定要成为作家,不辜负傅老师的培养和希望。这一信念一直激励着我奋发向上,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业余文学创作,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累计写下了4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,但第一篇习作《焦裕禄之歌》一直萦绕在心头,使我难忘。但更使我难忘的是点燃我文学创作火炬的傅老师。

1968年冬天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。那时候我居住在生产队废弃的大猪圈里,离村庄足有好几百米。由于雪地路滑,我无法到村外的井里去挑水。没办法,只好从门外的雪地上铲些雪来化水做饭。饭后不一会就感到肚子疼痛厉害。怎么办?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傅老师。当我赶到傅老师的宿舍时,一下瘫倒在地,傅老师见状不知所措,连忙来扶我:“怎么啦?”我双手捂着肚子说:“肚子疼!”傅老师俯下身子背起我就往医院跑

去,经医生一查说是患了肠梗阻,要在24小时内进行手术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傅老师一听紧张了恳求医生说:“患者是一个孤儿,没有父母,没有家,求医生救救他吧。”医生眼眶也湿润了:“不是我不救,乡医院没有手术条件,肠梗阻是需要手术的,赶紧送到县医院抢救吧!”当时的吴圩区非常偏僻和落后,不通车、不通电,又远离县城70多华里。傅老师一边安慰我,一边直奔吴圩区政府,找到了区委领导小组钱连山组长。钱组长听了傅老师的汇报后,立即喊来几个人,研究抢救措施,当即决定用平板车将我送往县医院抢救,由区机关干部、医生、教师组织一支特别护送队,他们借来平板车和棉被,我躺在平板车的被窝里。这支特别的护送队顶着刺骨透心的呼呼北风,在茫茫的雪野上,向县城方向进发了!医生认为他是我的亲戚,当知道我们竟是师生关系时,无不发出感慨:“天底下还真有这样的老师!”

1998年,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,我要写一本反映安徽20年改革全貌的大型文集,书名为《安徽大采风》。所谓“全貌”,就是要反映全安徽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。当年安徽有17个地市、66个县,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要在短时间内走遍安徽,写遍安徽谈何容易!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说服力和权威性。为了《安徽大采风》如期出版,我挤出一切时间,没有节假日,没有星期天,日以继夜,连续在各市、县、乡镇进行采访。当书稿完成一半时,一场意想不到的“灾难”降临到我的头上,1998年6月21日凌晨,我采访的手提包在火车上被盗了,包里装有手机、照相机、证件、现金,更重要的是采访写下的10余万字书稿。怎么办?放弃吧,我无法向世人交待,重新采访吧,惟恐时间不够用。

闻讯赶来的傅老师对我笑笑,鼓励我说:“这点小挫折算什么?你过去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和困难,你都勇敢的走过来了。我支持你,接下来我陪着你去采访,从头开始,别无选择!”那年傅老师刚刚退休,身体还算健康。有了傅老师的陪伴,我的一切忧虑全打消了,又信心百倍地投身到紧张的采访中。就这样,傅老师帮助我完成了采访任务,把被盗的稿件又一一重新写了出来,从而确保了《安徽大采风》的如期出版。

我在《安徽大采风》的后记里写道:“……当我六神无主,欲哭无泪的时候,傅老师出现了,是他帮助我写完了这本书。”傅老师知道后坚决要把他的名字删掉。他认为,老师是学生的“人梯”,老师帮助学生做点事是应该的。结果后记改为:“……是他们,一起帮助我写完了这部书。”这就是我的恩师傅家成先生“人梯”精神的至高境界。

2018年2月14日,我在医院送别了傅老师。傅家成老师永远是我的恩师。我不忘他,敬仰他,学习他,谨以此文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。

## 以忏悔的名义呐喊

□ 合肥 文华

初读卢梭的《忏悔录》,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人来说,80年代的成长期里还没有太多的物欲值得追逐。相反,对一本好书的渴求远远超过了今天被钞票堆砌出的种种欲望。尽管那时还是一个懵懂少年,心中并没有多少可封存秘密,《忏悔录》给我的震撼仍然是惊心动魄的:人生之旅原来是这样的坎坷崎岖?那些本应封存的隐秘、独白,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公开曝光?在很多年后,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中的一句台词令我回想起初识卢梭时的心情:是童年那么苦难,还是人生本来就那么苦难?当然,年少无知的我并不希望得到的答案是:都是。

成人之后再回味《忏悔录》,与其说它依然不能走出卢梭的影响,倒不如说人类还没能摆脱《忏悔录》中坦诚揭示的人生困惑。当迄今为止的努力尚无法为人本身的终极目的、人与他人的关系及人与社会的联系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规范时,我只能借助卢梭之口重复《忏悔录》对人类的价值:这是一幅现存的,也许是永远不会再有的独一无二的肖像,是依照人物的真实形象及其全部真情实记一丝不苟地描绘而成的。不管你是谁,只要我的命运或信任使你成为本书的评判员,我则与我的不幸,通过你的古道热肠,并以全人类的名义,恳请你别毁掉这部有用而独具一格的著作,因为它可以作为肯定尚有待创造的对人的研究的第一份参考材料……

到了可以作为《忏悔录》续篇的《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》,对卢梭惨淡人生迸发出的睿智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:生命原来是用意志来扬帆起航的;而孤独,是你无可逃避的宿命;当自由的枷锁只能以孤独不懈开启时,孤独其实是品味人生的最佳途径!

我本一介凡夫,不愿如同卢梭那样一生惨淡地“戴着脚镣跳舞”,当然也就不敢奢望有他那般心游万仞、视通八极的人生睿智,但这并不妨碍我经常回味卢梭那些以忏悔名义爆发出的呐喊:不管末日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,我将手拿着此书,站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……把我的无数同类召到我周围吧,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……让他们每一个人也以同样的真诚把自己的内心呈现在你的面前,然后,看有谁更敢于对你说:我比那人要好!